

# 末法之光

釋自法

福嚴佛學院第六屆

若說福嚴開啟了我佛學的一扇門，那麼導師便是在大門內迎接我的善知識。在福嚴沒有梵音嘹亮的法會，也沒有往來穿梭的信眾，是個道道地地的學院，除了讀書與出坡，別無雜事，生活如青菜豆腐般的平淡無奇，唯有在導師的大駕光臨時增添了幾分熱鬧的喜氣，大家的心中存在著毋須言語的默契，多希望能於導師座前頂禮，去感受他那與世無諍的氣息；多希望有機會為他老人家做點事，以報法乳之恩於萬一。導師一生的病苦，不僅未在臉上刻下痕跡，反而以慈悲可掬的笑容，迎接著每一位有緣的眾生，這不就是禪在日常生活中的展現嗎？無言的說法，更能讓人點滴在心頭。導師用「平凡」二字，來為自己的一生作註解，然實由平凡二字來見其不平凡之處，雖未曾親臨導師座下，但拜讀《平凡的一生》、《遊心法海六十年》等書，對導師的認識，也由平面而立體化。在中國最動盪的時期，導師在佛法衰落的鄉村，深信一定有佛法興盛之處，為了佛法的信仰、真理的探求，他獻身於佛法大海，為弘揚純正佛教而發心，儘管他的修學道路，總是走在烽火線上，然導師秉持著堅定的信心，突破戰火與病魔的考驗，不儘點燃了自己的生命之光，更為當代佛教撒下了無量的菩提種子。承如導師自己所言：「我的心永遠不離少壯時代佛法的喜悅！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，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」，人間佛教的實踐，正由此而開展！

在導師的著作中，不僅蘊藏著精深的學術思想，更透露出處世的智慧與態度。萬年菜中，導師對飲食的清心寡欲，數十年如一日；對貪求美味的我們，著實有警惕的作用。對飲食的清淡如此，對人事的往來亦淡之如水，如《平凡的一生》中說：「我缺乏對人的熱情，也不會冷酷刻薄」，面對人生的種種無常，不正需要這種理性的態度來面對嗎？在導師的師徒觀念中，他

認為師弟之間只有義務沒有權威，由法的脈動來維繫師徒的情誼，曾有徒弟戲稱「師父如父親」，導師馬上糾正「師父就是師父」，導師對徒弟道心之護念，由此可見。「好為人師」是人之常情，而導師的謙沖自牧，在其自傳中屢見不鮮，足見其發心之深，行願之廣。如民國二十一年於閩南佛學院，大醒法師要他為同學講《十二門論》，導師本著共同研究的心態，答應了下來，但教了一學期，自忖：「我是發心出家求法而來的，聽不到四個月的課，就在這裡當法師，真是不知慚愧！再這樣下去，不可能達成我的求法願望，我應該自求充實」，就這樣離開了閩院，回到普陀山的佛頂山上，開始他一生中最高興的閱藏生活。一向不喜外交應酬，身體的羸弱，又更促使他潛心內修，如導師自評：「身力弱而心力強，感性弱而智性強，記性弱而悟性強，執行力弱而理解力強。」早年的外弘，導師雖自認非己所長，然還是與眾生結下深厚法緣，最後以逐漸地認識自己，認識自己所處的時代與環境為因緣，在內修與外弘的矛盾中警覺過來，於孤獨感中超脫出來，恢復了內修的生活。導師一生為探尋佛法而創辦學院，為以法布施而著作等身，為將佛教「此時此地此人」的關懷落實到人群，而提倡「人間佛教」，此等宗教情操，已讓導師的生命價值發揮到淋漓盡致，但老人家最後卻說「我如一片落葉，在水面上流著，只是隨因緣流去。流到盡頭，就會慢慢的沈下去。」將一生的成就，全部歸於因緣，如此的自然平淡，其心之無諍，令人不勝景仰！

我沒有上過導師的課，乃至導師的浙江腔調，讓我連老人家的開示也聽不懂，但《妙雲集》彌補了我心中的遺憾。三年的福嚴歲月，談不上有任何的成就，然却奠定了未來修學的基礎，與《妙雲集》結下不解之緣。浩瀚三藏讓人有不知從何下手之慮，而有小三藏之稱的《妙雲集》正能帶領著我深入經藏，以期邁向智慧如海的領域。

時值末法時期，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」，導師的住世，正為這法末人危的時代，撒下續佛慧命的菩提種，對人心的向善，道心的提昇，其重要性正如魚之得水，導師一日住世，正法就延續一天，願佛菩薩加被，祈求導師為眾生、為佛教，萬壽無疆！慈悲永駐！